

## 接担

□林锦泉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第一次从父亲身上读懂了什么，是父爱无边、大爱无言。

开始捆柴打担，准备打道回府。此时，不知是谁在高喊：泉，你爸接你来了！正当我唐突之际，只见父亲从胸口掏出一个温软的馒头让我坐下慢慢嚼吃，然后顾自再砍了些柴草。回家路上，父亲挑担，硬是叫我空手跟着。

爸爸怎么接到了目的地？到了家里，我急切地问妈妈。儿初次砍柴，年少力小，路遥担重，爸放心不下，赶集归来连饭都没扒一口，只抓了两个馒头就上路了。妈妈关切地解释说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第一次从父亲身上读懂了什么是父爱无边、大爱无言。

时隔12年的一个周末，父亲和几位村民分别推了独轮车去三十里外的武义县深山砍柴。午后，最先返回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们：你爸让你们去接担。我心头一怔，在村里，父亲素有“大力士”之誉，从不轻言求助，这次怎么啦？想归想，我还是一直接出十余里，仍不见父亲身影，便在途中歇息等待。这时迎面来了一车柴草，我连忙上前，才知是同去的患有伯伯。他催着：你爸还在后边，快接去！大约又走了三分钟，见前面一车柴草像蜗牛爬坡缓缓而

## 我的丈母娘

□董田

倒茶水，吃饭时，不停地给我碗里夹肉。然后，她拿来许多瓜子、花生、水果，让我品尝。炎炎夏日，给我找来扇子，让我扇风，严寒冬天，她给我烧一盆炭火，让我烤火，非常热情。

有一次，岳父带领弟妹在田间劳动，丈母娘看到我去了，不但不让我去帮忙，反而把大家叫回家，陪我聊天，嘘寒问暖。这件事，是后来妻子告诉我的，至今非常感动。

谚语说：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喜欢。丈母娘见女婿，炖个老母鸡。这些生动的谚语，不就是对丈母娘的最好讲法吗？

丈母娘对我和妻子一直十分关心。刚结婚那几年，我在很远的乡镇中学教书，家有六七亩责任田，父亲在镇中学当老师，母亲年老体弱，姐姐出嫁，哥哥分家，弟弟读书，全家的重担基本落在我和妻子的肩上。妻子在家当爹又当妈，忙里又忙外。丈母娘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一到播种、插秧、打谷的农忙季节，丈母娘就亲自带领弟妹来我家帮忙。

有一年的8月底，开学在即，我要提前去学校报到，但还有两亩稻谷没有收割。那是农村最忙的季节，即使有钱也难以请到帮工。我和妻子急得团团转。无可奈何之际，妻子回娘家求援。丈母娘二话不说，先把自家的稻谷撂下，把弟妹全部派到我家打谷。大家七手八脚，齐心协力，汗流浹背，埋头苦干，经过一天艰苦奋斗，终于把两亩稻谷收割回家。

东西南北中，赚钱到广东。上

来，我快步迎上去，果然是爸爸。这时，他一脸青紫、虚汗淋漓、大气难喘。爸，我来迟了。吃惊的我连忙接过父亲的车带，并欲扶他坐上车架一起推，而父亲连连摆手：没事，没事，硬是跟在我后面，顽强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，好不容易挨到了家。不曾想到，父亲从此大病不起，后经大小医院诊治，是消化道得了不治之症，终究没有将他留住。这是父亲为了养活我们，平时饥饱无常、长年积劳成疾惹的祸啊！

先后两次接担，前者是父亲接我，一接到底；后者是我接父亲，边接边歇。这让我想起了一条古谚：父母疼儿女路股长，儿女孝父母扁担长。直到今天，那无可挽回的终身遗憾，仍在不断地啮噬我的心。

依稀记得，美国的一位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《母亲的价格》，认为母亲的工作属于“技术性的中级管理”工作。合理的年薪大约为10万美元。而一个著名组织测算，更是把母亲的年薪定为可与大公司总裁相媲美的数目66.5万美元。母亲如是，父亲何尝不是如此呢！父母一生为儿女付出的爱其实是无价的，儿女报答一辈子也无法偿还。是啊，与其说接担是在接力，还不如说这是一种爱的呼唤、孝的传承、情的交织。但愿天下儿女，都来争做孝子贤孙，岁岁年年，接力不辍，一代比一代棒！

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和妻子为寻求心中的梦想，南下广州打工。丈母娘非常支持，爽快地挑起带外孙的重担。丈母娘在家给孩子洗衣、做饭，接送孩子上学，忙忙碌碌，任劳任怨。

有一次，孩子放学后，等到天黑都不见回家。丈母娘心急火燎，怕孩子去河里游泳出事。她匆匆跑到学校问老师，不见踪影。问其他同学，也不知道。丈母娘便发动弟妹到处寻人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当天深夜12时，终于在院子里找到孩子，丈母娘走过去，把孩子抱在怀里。

原来，孩子放学后，跟本村同学蹦蹦跳跳回家玩去了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如今，丈母娘已到古稀之年，缕缕青丝变成了一头白雪。前几年，她不慎在家摔伤腿骨，至今走路仍然拄着拐棍，踉踉跄跄。加上骨质增生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缠身，经受无情折磨，丈母娘一下子衰老了许多。

百善孝为先。我认为，子欲孝，要趁早。近年来，每逢过年过节、岳父母生日，我们都要寄钱回家，或买礼物送给两位老人，以尽女婿女儿之孝。每个周末，我们都要打电话回去，汇报我们的工作，询问家乡的变化、人情世故以及老人生活、身体状况，并告诉丈母娘，我们在外一切顺利，请保重身体，不要牵挂。

每年春节，我们尽可能回家过年，也是为了多看看她老人家，陪她多说说话，聊聊外面的精彩世界。

## 柿树湾

(外三首)

许梦熊

除了盗墓贼，现在没有人会来柿树湾看看这个敞开的墓穴，白骨森森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县官和他的两个妻子有过怎样的生活。借助独特的地气，他们的子孙将要抵达一个姓氏的辉煌时刻；也许一切都落空了，光绪十七年竖立的墓碑，躺在一棵水杉下，没有人知道命运给予他们怎样的安排，茶树果能够榨出希望的油，而渣滓是一种绝望，却能够把鱼群放倒，柿树湾平静如初，墓穴也会被时间合上。

## 日落之前

谁坐在秋千上荡漾，旁边站着一棵银杏树，学会适应人间、植物和我的界限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寂寥的车站，偶尔只有一个乘客默默等待；太阳沿着她的视线落下，冬天已经无处不在，它在我查阅的档案中同样凛冽，旋转的世界从不间断，一个人离世许久以后，换来一张原本就没错的迟到证明。

## 记忆宫

比光更快的是黑暗，一束光永远不能稀释它所穿越的广阔空间，那里黑暗无边无际，如同爱，把一个女人肯定，却还有谁值得你把诗从灰烬中和舍利一起拣取；意料之中的虚无太浩瀚，痛苦从记忆宫剥除，只剩反复交叉感染的信息像噪声，我们既不能理解也无法忍受，这个世界领先于人类，成为彼此不愿意落入的一个套盒。

## 某段回忆

雨水随着孩子的笑声返回天空，他仰头观看云朵再次沉重，仿佛一堵移动的灰墙，落下来当屋顶，雨水变成电，化作光，温暖过他，一旦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，它就会发生，和你来到世上的第一天一样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一个孩子的哭泣，在神明的眼中是无限的局限。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，这个世界是他们的，我只是路人在饥渴的时候讨过一碗水，然后继续走我的路，也许我会倒在路上，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不是他们中的人，这个世界与我的关系就像风，它吹过一阵，只是一阵风，偶尔在风中我认识了一个女人，却不能不抱歉，然后继续走我该走的路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这个世界是他们的，他们弄好了我赞美，这是个好世界，要是坏了，它就一直坏在那里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我是空杯，只能接着雨水喝，我是秧苗必须舔着云朵的乳汁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所以我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每个梦都有自己的脚步，我也有我向你讨一碗水喝，看着你的黑眼睛，真是太美了，我真想逗留片刻，好好地看看你眼中的天空，缓缓地亮起，那是我出发的老地方。